

寻找巴金的黛莉

赵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47

寻找巴金的黛莉

赵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53.5
23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巴金的黛莉/赵瑜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7870-7

I. 寻… II. 赵…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2631号

责任编辑: 侯群雄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陈 莎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寻找巴金的黛莉

赵 瑜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 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86千字 开本640×960毫米 1/16 印张10.75 插页14

2009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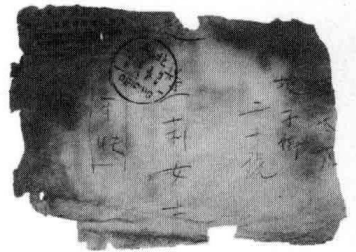
ISBN 978-7-02-007870-7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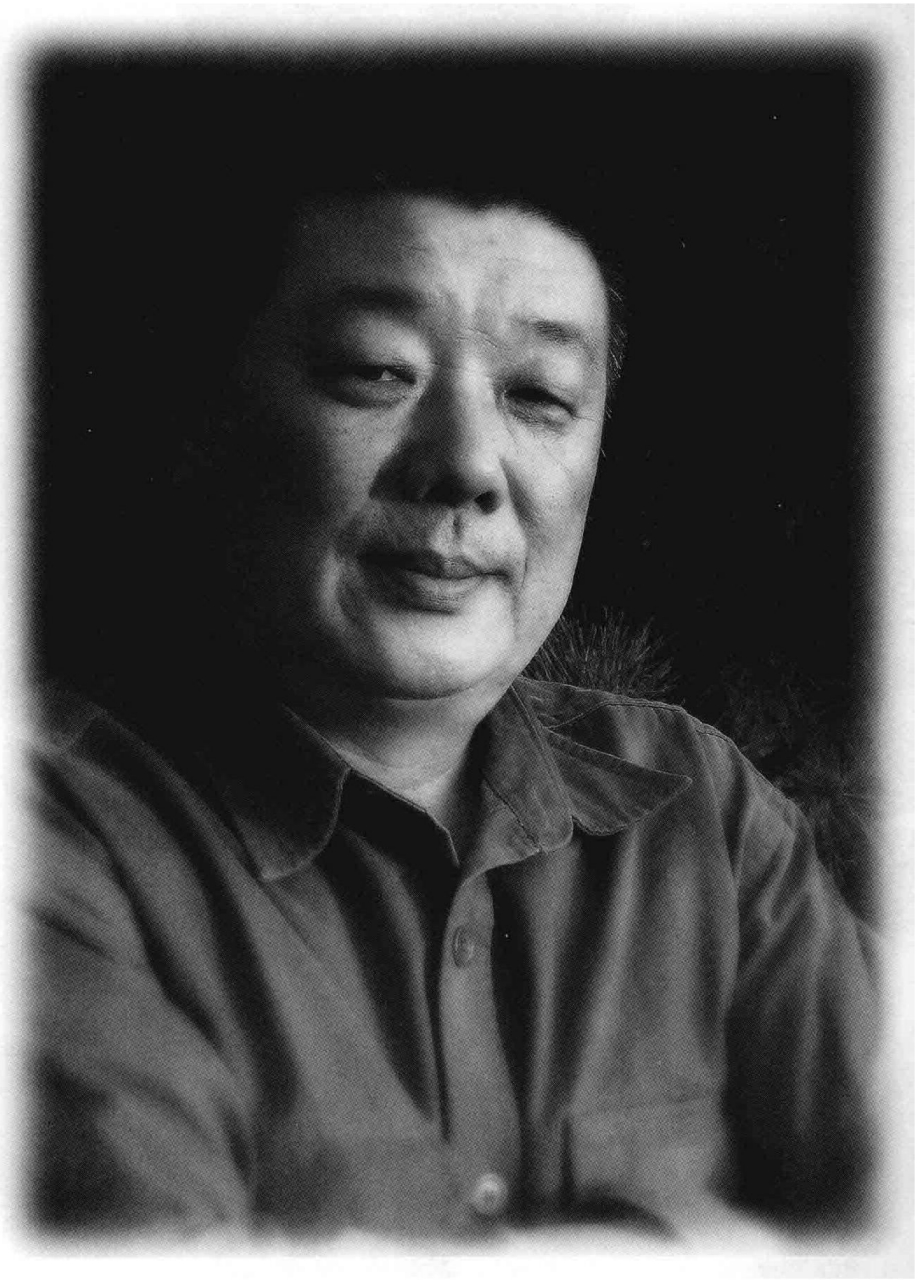
赵瑜，当代作家，1955年生。原籍河北安平，生于山西长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曾获鲁迅文学奖、徐迟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等。

主要中长篇著作：

- | | |
|---------|------|
| 中国的要害 | 1985 |
| 但悲不见九州同 | 1986 |
| 太行山断裂 | 1987 |
| 强国梦 | 1988 |
| 兵败汉城 | 1988 |
| 赵瑜报告文学选 | 1990 |
| 第二国策 | 1992 |
| 内陆九三 | 1994 |
| 马家军调查 | 1998 |
| 赵瑜自选集 | 2000 |
| 中国体育三部曲 | 2001 |
| 革命百里洲 | 2003 |
| 赵瑜散文选 | 2006 |
| 牺牲者 | 2007 |
| 晋人援蜀记 | 2008 |
| 开眼 | 2008 |
| 寻找巴金的黛莉 | 2009 |
| 火车头震荡 | 即出 |







赵瑜近照

闲暇时候，我也好点儿收藏。去古玩集市游走，偶得两件俗物，不奢望升值空间，只图个课间歇息，平添一番古今赏析的情趣。有一搭无一搭，时日渐长，却也相熟了不少行内友人，所选项类亦不固定，是老的就话稠。彼此散淡请教，或交流往昔体会，或共享近日喜忧，不敢期待动人心魄的宝贝。人可以贪玩，切不可贪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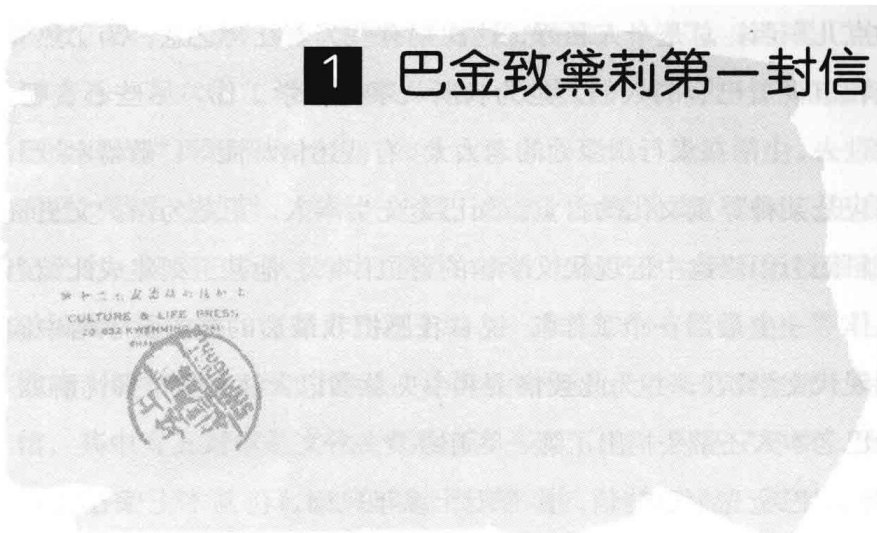
让我无法割舍、不能轻弃的交易，却有这一回。当时，面对着巴金先生早年写给山西少女的七封老书信，我无法平静待之，反复追索不舍。得信后，展开考证落实，“探索发现”这位女性。前前后后竟用了两年多工夫。故事波澜起伏，值得一记。同时，我将借助此文，向读者和研究界披露全部七封信的内容。



1	巴金致黛莉第一封信	1
2	古董商喊出高价位	9
3	这批旧信从何而来	17
4	温馨而又敏感的话题	25
5	血溅《牺牲者》	33
6	是回忆逼着我写《春》的	41
7	查找襄汾县里赵逢冬	46
8	信仰应是文学之根	50
9	寻访到一位赵文英	59
10	矛盾中挣扎的弱者	66

11	祝寿村又见新希望	73
12	赵公馆里两兄弟	78
13	抗战前最后一封信	88
14	宁武关人拉板车	95
15	五叔捐躯与梅生出走	102
16	在西安会晤赵健女士	114
17	战争也没有毁掉它们	122
18	从克难坡到嘉峪关	131
19	坚决不做二房太太	140
20	共同寻找黛莉	152
	后 记	166

1 巴金致黛莉第一封信



这七封书信，都是年轻的巴金用钢笔书写的真迹，应该没有发表过。收信人地址前后一致，都是“山西太原坡子街 20 号”，收信人姓名均为“赵黛莉女士”。七只实寄信封俱在，其中两封保留着民国时期邮票数枚，上面分别印有孙中山头像和蒋介石头像。寄收邮戳依稀可辨，有“平滬”、“上海”、“北平”、“阳曲太原”等字样，可辨认的时间为“民国二十五年”，即 1936 年。巴金先生在信封上或写“平快”二字，或写“上海李缄”字样。我得信时，七只信封和七封信，已经分离开来，没有原装在一处，因而其前后顺序尚需详查。巴金先生在信尾注明时间，未见年份，仅有月日，也为这七封信的排序加了些难度，要依靠内容从容推断。我认为七封信应是跨了年度的。要把七封信前后顺序排列准确，包括与信封对上号，还望专家细识。

我所看重者，是信件内容。七封信加起来好几千字，总还是丰富的。我没有涉及过巴金研究工作，仍坚持把信收藏回来，怕它们流失损坏，就是为了给巴金研究者们救得一份素材。往日收

点儿东西，总是个人私好，这次则有些为着社会之意。为了热爱和审视着巴金的人们，也为我所从事的文学工作，尽些心责吧。过去，生活在太行山深处的老太太，有些迷信却懂得“敬惜字纸”，应是某种尊重文化的自觉。而巴金先生本人，正是为保护文史资料而力倡修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首位作家。他甚至把建成此馆当作“一生最后一个工作”，说“我愿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为此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替文学馆排忧解难。巴老本人还带头捐出了第一笔开办费……

巴金先生这些信，距今七十多年风雨，仍基本上保存完好，让人怎能不珍惜。夤夜灯下品读，如同一位前辈作家再次向我们细叙心曲。巴金先生在信尾署名时，除首封落款“巴金”全名外，其余六封，只落一“金”字，更让人倍感亲切。当年，巴金先生致信黛莉一人，而今看来，则是写给我们大家，写给他全部读者的。

赵黛莉这个名字，很可能不是原名，应是一位读书女生，崇尚新生活、新风气，自己起了好听的名字来用，就像如今网友们很少使用真实姓名那样。我们可以推想，在阎锡山治下的太原府，渴求新思潮的知识女性赵小姐，读过巴金作品之后，产生强烈共鸣，心潮难平。她不满于旧家族窒息的空气，倾心致信作家，用了这个浪漫的名字，而这位少女显然颇多才情，信写得又真又好，否则，年轻的巴金也不会给一位读者频频回复七封信。这时，巴金先生三十来岁，尚未与萧珊女士结合，正处在准备恋爱抑或恋爱初期。事实上，萧珊女士与黛莉一样，也是读了巴金作品，用书信方式走近巴金的。

所收第一封信，纸质薄而坚，信纸上端印有三行红字，首行字体大些，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与信封上中英文印刷地址相

一致。次行字小，为“上海昆明路德安里二十号”，末行是“电话：五一五六〇”。我最初见到信，便是这一封。当时，闻说有巴金旧信，我还不大相信，如今古董市场造假，绝技横生，一笑而已，待看过信封、信纸、邮戳、邮票，始断为真。当时，在我记忆中，仅知巴金从日本归国后，曾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做过总编辑，还做过《文季月刊》主编，一道工作的有靳以先生等人。据此，细察陈旧发黄的信纸，觉得极难伪造。后来见到全部七封信，其中有五封信是文化生活出版社信纸；有一封是“开明”信纸；还有一封是《译文》信纸，纸质厚些，日久发脆，损字较多的也是这封，其上还有一句白话广告语，谓“介绍外国文学与艺术的月刊”，印有地址为“上海拉都路二八六弄一二号”，“电话：七四八九一”。所有这些，都佐证了这批文件属于真品，行话叫是老的、对的。更关键处，在于手迹与字体。巴金手书成篇，还有许多繁体字，他人几乎无法模仿，除非照着印，写是写不成的。行话称一眼货，或曰大开门，取开门见山，毋庸置疑之意。当然，真正不可伪造者，还是信的内容，这是谁也编不出来的，因为巴金拥有一个与他人大不相同的独特思想世界。第一封信，前后两页，巴金先生以横写完成。其余六封信，皆为自右而左竖排竖写。

现在，我们可以阅读第一封信了。抬头一句，巴金把少女赵黛莉称作“先生”，给读者以足够尊重。全文如下，内中做“□”处，应是缺字或辨识不清之故——

黛莉先生：

信收到了，谢谢你的好意，费了你好些时间来给我写信。你的信给我带来一点慰安，一些鼓舞，我决不会怪你。你十二岁就

读了我的《砂丁》，那太早了。我想到那事情心里很不安，不该拿那惨痛的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你在十六岁时读了《家》，我知道你会喜欢它，因为那主人公正是一些和你同样的青年。他或她有一颗纯白的心，有一个对于正义的信仰，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

你说你认识琴，我想大概你在琴的身上看出了你自己的面影。你姐姐也是的。不要说你没有机会看见琴，你自己也许就是一个琴。琴有她的弱点，但是合于人性。我现在正着手在修改《家》，而且不久就要写《群》了。我去年写过几页，以后又搁了笔。所以，倘使你不介意我永久搁笔，你一定会高兴我告诉你这个消息。

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谈，譬如谈生活，谈文章，都需要不少的话语。但是请恕我，我一天很忙，心又乱，所以不能多写了。我一天总得回□几封信，而且我又是个出名不会写信的人。

不要“崇敬”我，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幼稚，甚至有不少的孩子气。

祝

你好

巴金 四月二十夜十二时

在全信末尾，巴金先生又补写了一句：“以后来信可直接寄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此可知，赵黛莉此次去信，很可能寄到了别的什么地方，也说明巴金先生愿意收到赵黛莉新的来信。

我尚难判断，这封信该有哪些研究价值，只是处处感受到一位作家对于陌生读者的深切爱心。“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话语凝练，颇多力度。巴金先生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敞开着，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在1935年《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是这样表述其意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人为的制度，一切摧毁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这些话，在致黛莉信中得到简练使用。到了1949年以后，巴金始将“人为的制度”这个说法，改作“不合理的制度”来表述。我以为却是原先的表述更锐利、更精确，人治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呀！而合理与不合理，则不好讲，定位坐标不同，是否合理的结论也就不同了……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敞开着，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信中所指《砂丁》，是巴金先生一篇早期中篇小说，成稿在1931年，取材于艰辛的底层工人群体。我没有读过《砂丁》原作，只是从李存光、陈丹晨等先生的研究文献中得知，巴金在那一时期，曾经到浙江长兴煤矿，深入矿井工作面，体察窑工们的劳作。他下井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次瓦斯爆炸，死去十五名矿工，情景惨烈。此后，一位云南留日青年黄子方，又向巴金细述了云

南个旧锡矿中淘砂工人的悲情。讲到“砂丁”们被五块银元骗到矿山，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同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相抗争，自发组织了拼死逃生行动，又横遭镇压。巴金据此写出悲愤的《砂丁》。作品笔调沉郁而绝望。他反对当局的暴力，控诉血腥镇压，站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立场，痛斥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秩序。这部《砂丁》与不久后完成的《萌芽》，是巴金少有的两部反映底层工人生活的浸泪之作。次年初春，巴金在回顾去岁时写道，“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人心的沙漠里我过了一年”。秋天，巴金北上旅行，在青岛沈从文寓中小住，又在这里为《砂丁》写了序言。在这篇《序》中，巴金说：“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

偏偏如此惨烈的一篇《砂丁》，竟让一位十二岁的山西小女孩——赵黛莉读到了。巴金于心不安，在信中致歉：我不该拿那惨痛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在“文化大革命”中，《砂丁》被当作巴金“污蔑工人阶级”的坏作品，遭到猛烈批判。及至晚年，巴金先生还写过一篇关于《砂丁》的创作谈。

信中谈到了曾经搁笔又即将再写的《群》，这是巴金先生1931年在《家》的后记中做过预告的一部书。当时曾说要把这部《群》作为《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来写。巴金先生决计，“写一个社会的历史，因为我的主人翁是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从这封信中可见，这部叫做《群》的小说，果真写过开头，只是后来被作者放弃了。查阅手边史料，皆没有提到巴金有过一部作品叫做《群》。

从李存光先生的研究中可知，巴金在预告这部书之前，确实

有过一种“群”的感动，乃至1936年致黛莉信中，还念念不忘。这是因为，1928年以后，福建南部特别是泉州一带，成为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域。吴克刚、丽尼、陆蠡、鲁彦等几十名新青年，在那里创办新学，普及教育，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主张，组织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其中吴克刚担任高中学校校长，是巴金留法的同学。巴金始终向往那里，曾于1930年秋、1932年和1933年初夏，三赴泉州相聚。巴金盛赞这群为信仰而战斗的人们“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这群青年“忘记了自己的健康，忘记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有胡景敏先生分析说，当年巴金认为，无政府主义理想在中国的实现，一是借鉴法国和俄国大革命，走一条民众暴力的道路；二是借鉴英式的“总同盟罢工”进行斗争，壮大工人力量，推进革命巨澜。据此，巴金曾经回忆在泉州参加这种职业革命的生活，极富吸引力：“白天在荒凉的园子里的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园里凉亭的栏杆上，我们兴奋地谈论着那些使我们热血沸腾的问题。晚上我们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听见那带着威胁似的狗吠，到一个古老的院子里去捶油漆脱落的木门。在那个阴暗的旧式房间里，围着一盏发出微光的油灯，大家怀着献身的热情，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请看，巴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激进青年。而从1903年开始，在辛亥革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先输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就是无政府主义，亦称为“安那其主义”，吸引着大批热血青年，影响了上世纪两三代中国知识分子。简单地说，安那其主义和李大钊等人引进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看去有不少相似处，又很不相同。在中国，散落着几十个无政府主义团体，